

瑞安文史资料

第七辑

89

政协瑞安市文史资料委员会

目 录

全台游记·····	池志澧遗作 (1)
罗阳始建县治时间、地域、隶属小考·····	宋维远 (14)
瑞安藏书家·····	杨作雨 (23)
赵钧与《过来语》简介·····	周梦江 (31)
孙诒让论教育·····	史拾遗 (38)
人物小志·····	王翊六 (48)
1、达官名宦与经学大师——张之洞与孙诒让·····	(48)
2、“三千之中、视我犹子”——陈穉衰与马叙伦·····	(53)
3、数学之乡师承佳话——洪彦远与苏步青·····	(58)
4、教泽流芳高山仰止——伍叔悦与卢田孝昭·····	(60)
5、饮水思源不忘其旧——金蟾轩与夏鼎·····	(63)
九十年来·····	林炜然 (65)
古道热肠泽惠乡里·····	沈肇瑞 (76)
——记我省早期铁路工程水利专家林大同	
书法家项廷珍·····	唐唯逸 (82)

忆生物学界前辈诗人李逸伶……………许世铮(81)

献身科学 重视实验……………曾衍霖(88)

——悼念瑞安籍生物学家曾省教授

“七·七”抗战片断回忆纪要……………(91)

光绪二十二——二十八年
1896——1902年瑞安城内的学校摘自《浙江潮》

第四期《调查全稿》……………(99)

瑞安文人在外最近动态(续)……………(105)

王宝真 应第四次亚洲流体力学会议之邀撰写论文

曾衍霖 出席第二届国际药物代谢学术会议

张箴云 以版画名家在日本讲学并将举办画展

黄本诚 赴美出席国际真空学术会议

全 台 游 记

池 志 微

编者按： 池志微（1852——1937年）

字云珊，晚号卧庐。少时聪颖，好学深思。文宗退之，书流子贞，诗词清新，楹联巧思，留传人间，声望甚高。壮岁，光绪壬辰（1892）由沪乘斯美轮船渡海赴台湾，自北而南，而东，居台首尾三年之间，几遍迹全台，撰《全台游记》。凡“山川之扼要，人物之蕃昌，风俗时候之奇异，以及寮社险阻，民番雅处。古来方輿所未载，人迹所不及者，悉皆记之。”在台，任抚幕四阅月。由友人张君任台北商务局总理，聘办铁路房事一年，又转荐任台东统管刺史胡公传幕府。甲午战争前归里。归里后，卖文鬻字行医为生，随笔云：“柴米油盐酱醋茶，件件都在别人家；不得不愁愁不得，凭栏依旧看梅花。”自嘲联云：“茅屋三间蔽风蔽雨，布衣一老卖字卖文。”遗著另有《沪游梦影录》《卧庐文集》及杂咏杂著等。

余少时读蓝鹿洲平台纪略、魏默深戡定台湾记诸书，谓台湾土沃产阜，耕一余三，可富可强，可战可守，辄慕然作海外之想。比长好游，周历数邦，然仍未至台湾。辛卯客沪，有同州友人备营北台，邀余同渡。遂自北而南、而东，三载之间，遍迹全台。山川之扼要、人物之蕃昌、风俗时候之奇异以及寮社险阻、民番杂处、古来方輿所未载、人迹所不及者，类皆记之。

是岁十月二十日，由沪坐斯美轮船渡海。申初开行，二百里天雾，泊筱子岛。

廿一日雨，午霁，散步舵楼，回顾有岛重叠如列屏，舟人告余曰：“普陀山已过，入大洋界矣”。巨轮鼓浪，黑烟滚滚，大有乘长风破万里浪之意。快哉此行！

廿二早起，东南风，天气甚和暖。午初，见前而云雾中高山隐隐。舟人用远镜窥之，曰：“鸡笼山离此仅二百余里耳”。南洋风浪甚险，此行两日夜无颠簸，亦幸也。申正到鸡笼。鸡笼三面皆山，北面临海。山叠而雄，水缘而淡。满山草树。碧色如春，以地暖无霜雪故也。小划数十，望轮争飞，人气椎鲁，语气莫辨。余偕友人上岸沽酒，洋楼客栈，关关谊诤，亦一熱鬧口岸也。

（原文缺页）

原
书
缺
页

帆筒如林。由内江往沪美、鸡笼者由此上下。此间山水奇曲，大类我浙武陵、兰溪两处。若沿江数里，多设洋楼、密栽柳木，气象更磊雄也。他年台北大兴，其必先在此乎！

午正到沪美。沪美民居数千家，皆依山曲折，分为上、中、下三层街。中、下市肆稠密，行道者趾错肩摩，而上则树木阴翳、楼阁参差，颇有村居缥缈之意。由街西出二、三里即港，俗所谓淡水港是也。两岸南北皆山，中开大港，宽六、七里，水深三文，两边暗沙围抱，轮泊须俟潮出入。此鸡笼以南咽喉也。港口旧有荷兰炮台。今外口北岸复新筑西洋炮台，甚雄壮。近又设水雷局、海关焉。

廿九日回府城。

十二月初二日，访友人于新竹。新竹即淡水厅旧署，昔所谓竹塹埔是也，离台北府城百五十里。遂复乘东路火车而去。十里至新庄；大村市，居民二千家，昔有县丞，今移驻艋舺焉。十里，坡角。十五里，龟仑岭；有街汛，两边皆山，火车上下、远望逶迤如蛇行。十五里，桃仔园，亦大村市，有城堡，山水清奇，田土膏美，满山十里皆红豆，晓风夕阳，袅袅可爱，姚硕甫台北道里记所谓江南道上行，即此处也。十里，坎子脚。十里，中枋；有汛市。换车焉。十里。头重溪。二十里。大湖口。一名粪箕湖。十里，风山崎；山甚平坦，两山相隔数十丈，下临大溪，有大桥横跨两岭。车过其上，俯视村落，夕阳满山，大有鸡鸣树间、犬吠云中之概。再行十五里为新竹，下车焉。

新竹昔时围竹为城，以避野番，故名竹塹。今则设官置治，画井分疆，气运大开，非人力所能遏抑也。自头重

溪、土耳沟以南至大甲溪以北为县辖，即厅城为县城。风俗、物候与淡水同，而民秀过之。内负崇山，外临大海。滨溪设大甲巡检，其余溪港十余，总以吞霄。中港源流为长，惟水浅难泊巨舟，故仍必以沪美、鸡笼通互易焉。境内土地肥沃，人民沃衍，蓝鼎元东征集所谓台北民生之利无如竹塹，而二百年后竟著其盛焉。

在新竹二日，欲有事彰化。友人曰：“彰化在大甲溪南五十里，欲游彰化，先过大甲溪。溪广数里，发源内山，下多怪石。夏秋雷雨骤涨，骇流激湍，行人称天险焉。此时水平，或可涉筏”。出新竹西门五里。曰牛埔庄。三里，香山塘。四里，下寮。三里，盐水港。五里，老衢崎。五里，中港街，有汛。十里，山仔顶。五里，后垅街，有营，驻千总，稍查海口。宿焉。五里，乌眉港，五里，白沙墩。十里，吞霄街。八里，崑里街。二里，房里街，有城堡四门。约三里，房里，即猫里也。其山有猫里牛斗山，产矿油，甚大，昔从岩壁流出。又有玉山，亦在房里溪。山中晴霁，乃见峻岩峭壁叠白如银，可望不可即。相传前明郑成功自率士卒往，至山麓，遥隔一溪，毒甚，涉者多死，遂止。再行十里，大甲街。再五里，即大甲溪。余来时适逢阴雨，守溪二日，竟不得渡，溪阔多藤，溪人织草为席，名曰大甲席。复留溪一日，遂返新竹。在新竹又二日，仍坐火车至桃仔园，下车一宿，游大岗炭。

大岗炭在桃仔园北十五里，本野番出没之区，阔约三百里。此地开辟，可垦良田数十万亩，足置一县治，直通后山。漫山遍野皆樟，大者合抱，气甚芬烈，熬其质可为脑，

有脑寮，脑局在，岁出脑数百万，近设脑务总办理之。出鹿亦甚多。出大岗炭，仍由桃仔围坐火车至台北府城。

次日，复坐东路火车访友人于金沙局。局在鸡笼内山。距鸡笼北十里曰七堵、八堵，凡十里至暖暖、瑞芳，二十里内皆金山。山气磅礴葱厚，左右岩溪，溪水映日，流砂闪耀。每日淘沙者约数千人。溪中时有山人小舟，伐木作薪，载往艋舺者。满山奇花异草，绿阴缤纷，男女红裤绿衫，歌唱自乐，真仙境也。又闻八堵山为产煤奥区，近有华匠浚煤井、放西法以行之。又有硫磺产于金包里、冷水窟、大矿山、北投等处，距鸡笼近或二、三十里，远或四、五十里。皆为利源所在。台湾精华多聚于北路淡兰一隅，膏壤尤溢。是在官斯土者开其源耳。过此十里为三貂岭，入宜兰县界矣。三貂岭为台北第一高山，自麓至岭凡十里。当时岭路初开，草树蒙翳，仰不见天日。今则设关置戍，南逮苏澳，荒榛灌莽，几成坦途。

余在金沙局二日。出山由火车回台北府。遂入抚幕。在抚幕四阅月，有在沪友人张君经甫为台北商务局总理，邀余办铁路票房事。在商务局一年。

明年正月，张公转荐余于台东统营刺史胡公传幕府。张公曰：“后山多生番巢穴，地僻人稀，风痺较前山为万，君愿行否乎？”余曰：“当时之前山，亦今日之后山，有官司兵营以守之，何险之有”！

适有本局斯美轮船送澎湖镇、安平府回署，遂乘其便。廿二日由鸡笼上船。自鸡笼至澎湖约二百里，皆弱水，波涛险恶。是月幸无风。

廿三日黎明过澎湖沟，水势深凹，轮泊过此，必俟天明，东西阔百里，南北长数百里，文献通考所谓水至澎湖渐低、近琉球谓之落濤，想即此也。余从舟中远望，大小列岛星罗棋布烟波浩渺之中，自成天然位置。已正到妈宫澳。澳深数丈，左右各岛环列，中开一水，可出入巨艘。登高一望，外有西屿为之屏障，内有新城、龟山、蛇山相犄角。近于新城复筑炮台，更得控扼当关之势。夏秋台洋风涌险恶。轮泊多于此寄碇，亦好口岸也。列岛旧称三十六，而实则有名可纪者五十有四，最大除大山岛外则澎湖本岛。澎湖岛即妈宫岛，有妈宫街，妈宫城在焉。周岛七十四，居民二万，大半皆漳、泉人，东茅为屋以捕鱼，蓄豚饲鸡为生。物产不甚丰饶，米麦棉粟皆台厦接济，亦海外瘠土也。而地气温暖，四时皆夏，海风悠扬，亦不甚苦热。海畔多石花、铁珊瑚、海风藤。山间皆巨石，怒突偃蹇，奇块不可状，然质不甚坚，不可施椎凿也。康熙末朱一贵之乱，全台沦没，惟澎湖独存。国家以澎湖克而郑氏降，澎湖存而全台复，谓台澎形势全在澎湖，故移总兵驻其地，而实则澎湖虽非全台控制，而台厦之冲有此巨镇，果能设屯重兵，彼纵横海上者又安敢越澎湖飞渡而绝无顾忌耶。在澎湖一夜，次早仍由原轮赴安平。

澎湖至安平一百五十里，即前台湾县也。昔日安平镇，今改为安平县。同治十三年，海氛不靖，于安平之三鯤身造西洋炮台。郡港无内澳，鹿耳门昔可容巨舟出入，今已淤浅，改泊四草湖。安平巨浪滔天，夏初南风时尤剧，俗名曰“涌”，排击掀翻，响闻百里，天明即作，作时艘舶急驶澎

湖或旗后以避之，虽泰西人之善驾驶，语及安平口无不目震心骇，此可称天险也。轮船泊处离岸二十里，皆以竹排转渡。排中设木桶二，放行李、坐人，往往遇涌有坏事者。此来日丽风和，虽有浪涌，亦不见其可畏。午正上岸。

台南城大数倍台北，其街市之繁华、民居之稠密、百物之便宜亦数倍之，而地气太暖，风沙满目，水土似不及台北为佳。男妇老幼喜嚼槟榔，客来不奉茶，惟送槟榔。闻里诟诮，送槟榔数口即止。案槟榔即广东鸡心，粤人俟成熟取子而食，台人于未熟食其皮，合蛎房灰、浮留藤同嚼，可避瘴气。然三物合和，唾如脓血，亦恶习也。

次早过南门外，路值土人迎大王神，金鼓震地，香烟属天。问之，则曰：“大王池姓，闽赤岸人也；此间最著灵异”。余遂入庙展拜，慨想遗风。嗟呼！凡生有功德于民，没则祭以报功，义固然也。以我王事实虽不可考，二百年来，里社不没其馨香，其必当时有实德感人者深矣。余与王同一本，遂敬献久之。

次早谒台南道顾公，遂留署。台南地土松浮，民气忙碌，似不若台北之平畴广壤。然帆船鳞集，百物所聚，亦海外大都会也。台北多山，台南多水；台北多雨，台南多风。台北之土坚而红，故民风亦强而悍；台南之土皆沙，故民风亦流于弱。然草树鲜花、瓜菜茄豆，经年不绝，台南北皆然也。

在道署二日，欲访友人孙君巡检于大武壠。地在嘉义、安平分界之区，蓝鼎元集所谓通罗汉门阿猴林为南、中二路之咽喉者即此。向作盗藪，故设巡检以驻之。次早出安平

城，迤东北行二十里，时已薄午，遥见马牛四来，百货交集，灌呼喧杂，道路为塞，余不得已导舆夫叱路而出，盖村民无巨市贸易，往往十里、二十里有地定期设市。而远近售商者率以期毕集，昔人名曰市集，然不仅台湾然也。入署见孙君，谈甚久，留三日，仍回台南道署。

查安平到台东，尚有九站山路。过凤山，即系番社，峭岭峻溪，险阻异常，非多队不可行。适胡公有饷船来在此，遂遣从人打发行行李上船，余自起轿陆行。十二早出安平城，南行二十里曰大湖。市镇甚阔。再二十里曰阿公店，大市镇，民居更稠密，有分司营汛在，惟风沙太厉，行路者日不能开，遂止焉。十三早，由阿公店二十里曰楠梓街，亦大市镇，数里皆楠木，故名，入凤山县界。是日适市人迎会，蛮女赭衣红髻，满插香花，络绎不绝，亦趣观也。过此二十里，皆沙漠不耕之地，两塘芦荻黑暗如林，当时最为盗劫出没之区。去岁，凤山令李公严杀数十人，此风稍戢。再行六、七里，为凤山县城，止焉。

由台北至台南，过大甲溪即无山，至凤山始有山，然亦不高。凤山城小而形势甚阔，东、南皆沿海，向称毒瘴恶地，官其邑者皆不敢至；今则民番杂处，商贾云集，亦台南之屏卫也。

十四日出凤山城，东行十五里曰林仔边，地甚秀腴，清溪环抱，绿竹茂美，有三吴风。所见妇女皆水眼小足，瘦韵嫣然。过此皆溪，隔一里则涉一溪，深者渡以竹筏。最后一大溪，焦石峻峭，水浪汹涌，猝遇暴雨，多嗟天顶。过溪为东港，宿焉。此日仅行三十五里，不啻六、七十里焉，皆以

溪阻也。

东港居民数千，皆草户，大半捕鱼为生。凤山沿海诸港，半多壅塞，惟东港水深二丈，商船便于出入，故繁盛焉。此地出蔗糖，多贱售我温，以港口与温海对峙也。

十五日，两轿夫不肯行，遂止东港。是日适行李船到，丁哨官来见。午霁，步行海岸，见樯帆数隻，皆冉冉欲我浙行，令人起乡思焉。

十六日，由东港行约五里，遥望对峙海中有一岛，哨官曰：“此小琉球屿也，离此约六十里，岛中居民四百户，男女二、三千人，地不产五谷，以捕鱼杂种为生，恐宵小易于藏匿，近以屯兵守之”。案康熙时张给谏出使琉球记，谓由五虎门放洋过梅花所七日矣，今舵工上斗遥见东北一山，形圆阜如覆盂，四面无匹，心甚疑之；越日，因北风引舟南行，询之土人，则曰小琉球也，北去日本，东出弱水洋，当飘蓬菜、扶桑，不知何日西还。若是，则小琉球当此屿矣。再行十五里曰肖家庄。此地仅十数家，皆肖姓，然皆殷户，出来甚多。再行二十里为石头大营，即东州界，止焉。营官谭镇军以余统营幕府，即以官衙手版声炮饬队而迎。欲于次日上三义仑，谭营官曰：“去此数里皆番山险社，地僻人稀，非多队不能行。必须敝营先饬知各分棚以便派差伺候”。遂勉留一日。

十八早，谭营官即派哨官一人、洋枪队二十人、刀叉大旗对号各二人，护余上岭。十五里至归化门营。换队焉。又十五里至六义社营，又换队焉。又八里至大树前营，止焉。营官欧君曰：“自三条仑至此，虽峻岭，马轿皆可行，过此四

十里，凶岩峭壁，草木蒙茸，非番轿不能涉，故蔽营半番兵焉”。十九日欧营官即备番轿一乘、番兵三十人，皆执枪矢以行。欧君复曰：“此去二、三里烟瘴甚厉，岁不见天日，六月非重棉不暖，公须含槟榔数口，以避氛焉”。番人每行数十步，辄长啸一声，作老鹳鸣，其声甚裂，群山皆应。复前行数武，见高峰数重，果皆壁立，番人屡以指语。不能轿，遂下轿攀援而上，屢涉屢仆，不得已复命两番兵挟掖而行。烟雾淋漓，十步之外不见人，鹿啼猿吼，远近俱闻，如是者十八里到大树林营焉。大树林十里，两旁皆合抱大树，树黑如山，人皆树中行，凶番往往匿此以枪矢杀人，月必数发。番兵过此，炮声不绝。屢以番语告人口：“隔隔莫”，又曰：“麦溜溜”。隔隔莫，谓小心也；麦溜溜，谓快走也。再行十五里，为出水坡营，遂下岭焉。下岭较上岭愈险且峻，余既不能步，只得面山背坐，闭目任扛。八里为溪底营。溪底亦为番社最险之区。溪阔数里，冬春水涸可涉，秋夏飓风暴雨，往往漂人入海。两山石壁，皆作奇形。猴猿数百，见人不避。忽闻炮声，群焉升木，林树遂震震有声。有一哨兵告余曰：“数日前有凶番于此杀二人焉”。时日未暮，”阴风怒号，岩壁半黑，鸦鸟无声，余心悚焉。今晚遂回合‘溪底营’。

出国溪，九十里底营，四里皆海岸行，北风卷面，尘扬接舍天怒涛拍岸，倒卷如山。回视昨日所过诸峰，或雾或日，皆矗立万叠，不知昨日何以能过之。天地之色，至今日又为一变矣。十五里到巴郎卫。二十里到大竹篙，饭焉。又二十里到蛤仔仑。又八里到大麻里，亦大营，宿焉。

二十日，自大麻营复遵海而行，数里遥见野番数人，皆卉服佩刀、骑牛高啸而来，余心复惊。哨官曰：“此皆已抚之良番，毋虑焉。前途山麓东西，茅穴累累，皆其寮社也”。余自十八日上三条仑，披凶草、历瘴毒，旁行四百里，上升崖悬，下坠壑智，竟不见人，至今日茅荒沙渚，始遇岛夷，则此行险苦可知矣。二十里到知本营。有番兵四人适杀鹿刺血而饮。李哨官留余午饭，遂煨鹿脯以待。饭后约行五里，遥见海中两屿对峙。哨官告余曰：“彼火烧屿也，纵横二十里，天清斯见，见者次日必大风，离此约六十里，居民五百余家，商船避风，间有至其地者。其一则红头屿也。此屿皆番族穴居，不知耕稼，以捕鱼、牧羊为生，形状无异野番，而性较驯。牧羊于山，剪耳为志，无争夺诈虞之习。民人贸易至其地者，携火枪至，则知其能伤人也，辄望然避之。语音颇类太西洋，然实莫测其所由。统岛周围约五、六十里，岛有高至六、七十丈者，而男女大小不及千人。光绪三年，恒春县周有基尝率船政学生至其地”。又行十里，则埤南大营焉。

埤南面山背海，土瘠砂飞，一州仅寥寥茅屋十数家，其余麟比皆番社也。登高一望，茅芋盈丈，大海无涯，欲城、无可策之原，欲池、无可凿之水，欲田、无可耕之土，而并无可迁之民。当时原属生番荒岛、人迹罕到之区，同治十三年，因琉球漂风难民为此间凶番所杀，日本欲为复仇，而实则觊觎东州，朝廷始派大臣沈文肃讨之。沈公以海途风信靡常，轮舟不能停泊，始议由凤山、恒春凿山而进，其途凡三出，而总以三条仑为通衢，然亦左山右溪，鸟道一线，侧足

乃通。余甚怪当时官吏拔山通道，斩棘披荆，糜国家金钱数百万，仅开此三百里无益之岩疆，亦可为失计较矣。

入营见胡公。胡公勤核猛朴，吏治才也，而带兵用人，非其所长。所统五营，南至花莲港，西至三条仑，纵横五百里，分扎三十处，共二千而实不及千人。呜呼！海疆营制，坏不可言，而台湾更甚。良以兵弁皆由内地脱逃而出，非昏睡即流涕，无营不缺额，无兵不烟瘾。闻胡公之营犹较全台为可观。窃叹台湾孤悬海外，郑氏纳土逾二百年，向第有台湾、诸罗、凤山三县，彰化、淡水皆系后辟，自嘉庆中噶玛兰设官，且辟及后山矣，今则自苏澳、岐菜、秀孤鸾、埤南以逮琅璚、恒春，投木通道，殫尽人力，几及千余里，容发僂耳雕蹄凿齿之民皆得沐浴圣化，此亦天时人事所不容已者也。然而筑炮台、制水雷、调驻楚粤营勇，费已不貲，而祸患仍出于筹防之外，盖亦治之者不得其本耳。余尝谓台湾惟东州地瘠无可为，中南民气忙碌碌，犹如日之过午未归食者，而台北山川磅礴、隆隆然如初日之升，苟得其治，未有不日兴者也。而其大要在练兵、兴学、理财、开矿、垦田、呜呼！台湾虽海外一岛，然亦东南七省藩篱，昔人固多言之矣。故谓南洋之防莫先于防台，台湾不失则东南半壁屹若长城，台湾若失则沿海诸省岂遂保百年无事乎？余此行首尾越三年，计五百六十日，三府历其二、州一、十二县过其九，越重溪十二，步高山九重，雾涉奔沙者十数日，计行升二百里，亦平生未历之崎岖，然亦壮游也。遂记之。

罗阳始建县治时间、地域、隶属小考

宋 维 远

一、罗阳建县时间考

罗阳县是瑞安最早的县名。但罗阳始建县治时间却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始建于三国孙吴太平二年（公元257年），提出此说的，有下列资料：

（1）、民国《瑞安县志稿·大事记和沿革表》摘引孙锵鸣《东瓯大事记》：“吴王亮太平二年，以会稽郡东部为临海郡。统章安、临海、始丰、永宁、宁海、松阳、安固、横阳八县，此瑞安立县之始”。（笔者按：该段史实，在时间上有误，瑞安建县时先称罗阳、安阳，晋时才改安固、宁海、横阳均始建县于晋太康间因此临海郡统章安等八县在晋，并不是孙吴太平二年。以下括弧内均为笔者按。）

（2）、嘉庆《瑞安县志·沿革表》：“三国吴太平二年，罗阳县置县始此。”

另一说，认为始建县于三国孙吴赤乌二年（239），提供此说的，有下列资料：

（3）、《三国志·孙权传》（新版47卷1149页）：“太元元年（251）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临海罗阳县有神，自称王表。吴录曰：罗阳，今